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感觉■蝴蝶, 蝴蝶■也是一种烦恼■峥嵘岁月■永远的大庆■向日葵■丰收村之役■阳光灿烂的日子■兄弟大庆和小日本儿■表儿姐■寻常人家■机关轶事■风起风落■三百万■凤鸣啾啾■母亲

王兴斌◎著

蝴蝶




中国工人出版社

蝴蝶

HuDie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王兴斌◎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蝴蝶/王兴斌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 6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ISBN 978 - 7 - 5008 - 4095 - 4

I. 蝴…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379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数: 2000 册

字 数: 234 千字

印 张: 9.375

定 价: 200.00 元 (共 10 分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感觉 / 1
蝴蝶, 蝴蝶 / 8
也是一种烦恼 / 17
峥嵘岁月 / 29
永远的大庆 / 68
向日葵 / 79
丰收村之役 / 108
阳光灿烂的日子 / 117
兄弟大庆和小日本儿 / 127
表姐 / 162
寻常人家 / 171
机关轶事 / 212
风起风落 / 221
三百万 / 225
凤鸣啾啾 / 243
母亲 / 289





感 觉



乐队老王头说，尽管小号手杜海乐理知识不错，但他感觉不行。行家里手都明白，达到一定层次的乐手无技巧可谈，就是凭感觉。杜海听后很上火，回家就对老婆说：

“最近心里闹巴登的，总感觉要出点什么事。”

老婆就劝：“咱家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身体餓不住你就别干了，也不在乎你那几个外捞！”

杜海瞪了老婆一眼，说：“你他妈想哪去，我追求的是那东西吗？”

杜海是业余小号手。但杜海又不是那种一般的业余小号手。爱跳交谊舞的舞迷们都清楚，全油城最好的伴舞乐队就数艺术宫了，杜海每天晚上就在那里吹小号。

想当年杜海小号吹得也是小有名气。20 世纪 70 年代，油田各二级单位都有自己的半脱产宣传队。说是半脱产，其实就是在下边哪个单位挂个名，整天鼓捣的还是那玩意儿。那年代领导重视是一方面，各宣传队之间也比得厉害。一开始比表演，搞钻井的把井架做成道具弄上舞台，演员头戴铝盔，做出手握管钳刹把的样子，围着井架那么一转，有关领导就说新颖，有特点，第一名就拿走了。搞物资的脑瓜儿更灵光，绳索、扁担、筐、手推车、自行车都弄上台，你就听吧，铃声吆喝声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名曰“人拉肩扛送料上前线”。第二年，第一名

也到手了。最后随着条件的逐步改善，发展成了比服装、比乐件、比演员乐手水平高低。杜海的小号就是那时比出来的。杜海原来不吹小号，在演员队里跳舞蹈，导演说他感觉好，乐队队长就把他调来吹小号了。刚开始吹小号杜海很不得要领，吹了半月有余，乐队队长仍问：“怎么还尿盆掉地的动静。”那时杜海二十多岁，身体棒棒儿的不怕吃苦，就起早贪黑地练。当年通过领导联系，杜海曾到一邻近宣传队拜师学小号，他从不不到40元的工资里挤钱给老师买补品，但收效仍是不大，气得乐队队长直骂：“你他妈感觉呢？你的感觉跑哪去了？”后来才明白，不是杜海感觉出了问题，是邻近那个宣传队领导搞封锁。也难怪，那年代把人弄得事事都想第一，不采取些必要的措施是很难争到第一的。也算杜海有福气，在单位领导弄清真相后，一跺脚，顺嘴溜出一句舞台用语：石油工人是钻头，钻到哪里哪冒油——送出去，送出去学习。杜海是到国内一家很有名气的交响乐队学吹小号的。交响乐团，了得！

关键是杜海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不吹小号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油田已变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城市，各二级单位的宣传队也相继解散，各种骨干抽调到一起，成立了市文工团。本来抽调名单里不是没有杜海，可杜海就是没去报到。杜海觉着业余吹吹小号还算可以，若搞专业就没那个必要了。杜海挺憨实，接受的教育在脑子里根深蒂固，他想光吹小号是吹不出石油的，也算不得石油工人。杜海的这种想法备受领导赏识，都说他有头脑，是块搞石油的坯子。而当时的情况是很多人都想尽办法调出条件艰苦的前线单位，像杜海这种“革命的傻子”实在太少。杜海真的就被分配到了钻井指挥部机关，但后来却事与愿违，虽然各二级单位的宣传队解散了，但上前线搞慰问，文艺报捷等等仍少不了吹吹打打，这样还是离不了杜海这把小号，杜海特懊悔，他本想到前线研究一下石油怎么一钻就能从地下冒上来，可哪曾想整天干的还是吹小号。杜海很不高兴，找到



领导说，我是来研究石油的，怎么就给扣在机关了呢？领导说，杜海你现在正在研究石油，再说革命都有个分工吧，至于说石油是怎么一钻就从地下冒上来，时间一长你自然就明白了。

杜海刚到机关坐办公室绝对不习惯。处理完日常事务，大部分时间没事干，见同事每天报纸看得认真，茶水喝得有滋有味，便也耐着性子学着试了两把。怎奈他一看那蝇头小字就迷糊，茶水溜得他厕所一天跑十来趟，气得他回家冲老婆直叫唤，说，我他妈算什么东西，我他妈算什么东西！

闲得难受，杜海就又吹起了小号，他边吹边思量，逐渐就把自己的种种心思都融进了那滴滴嗒嗒的音符中去。时间一长单位领导也烦，说，杜海，你能不能到大草甸子吹去，你瞧我这报告都写成什么了，都来咪发搜拉稀，整个他妈串拢了。杜海到这时才明白，自己之所以整天恍恍惚惚，其实还是离不开小号。

杜海就真的跑到大草甸子上吹去了。尽管楼房一幢接一幢地盖起来，但大草甸子还是不难找的。从单位厕所向后迤迤拐几个弯儿，就能看到一片漫无边际的草地，杜海每每利用出恭的机会，对着一片空旷的绿色，痛痛快快地抒一顿情。单位上厕所的人听了都说好，都说对前列腺疾病有一定疗效。杜海家住石油新村，骑上车子一出溜，面前就是一片壮阔的草原，早晨憋一泡尿——练管乐的都讲这个，滴滴嗒嗒尽管吹下去，直吹到那泡尿自消自灭。

杜海喜欢大草甸子的晨曦、景物和空气，往那一站，就觉得天高地阔，气也足壮，指头也灵活，一口气吹下去，那绿绿的草，红红的花，闪闪烁烁的露珠，飞来飞去的鸟儿，仿佛都变成了他号谱里的一部分，也便觉得不是在练号，而是和鲜鲜活活的大自然在对话，在倾诉诸多的心事与感慨。吹着吹着，他自己也被那乐曲化掉了，那乐曲好像不是吹出来的，而是从草地上某一条小溪里流淌出来的，伴着晨风的轻吟和那小鸟的

嘀沥。猛然看见，那轮颤颤巍巍的红日从地平线下挣出来，满世界流淌一片辉煌，才发现这其间还站着个小号手，便惊喜一阵，匆匆跨上车子回了。一路品味着刚才的情景，兀自深深陶醉。

按说杜海的水平到艺术宫为舞会伴奏该是绰绰有余。可谁知他却栽在那里，受尽了窝囊气，怎么也过不了老王头这关。老王头原先是市文工团的指挥，因到了年龄离休，就被艺术宫聘来当艺术顾问。杜海对老王头早有耳闻且挺崇拜。刚来第一天，吹萨克斯的小刘好心对杜海说，小心点，老头对艺术的要求挺苛刻的。杜海就鼻子“哼”了一下，熟练地溜了溜小号便上场了。曲子熟悉，所以演奏起来杜海相当轻松，觉得感情也发挥得恰到好处，一边吹一边还瞟着老王头的神色。中场下来，老王头非常和蔼地对杜海说，小号在哪学的？杜海做如实答。接下来老王头脸色好看，说出了令杜海终生难忘的一句话：你那吹的是小号吗？整个一个挨猪刀的动静，没有一点感觉。呵，感觉！杜海当场脑袋发大眼睛发直，一口气噎在嗓子眼儿，差点就背过气去。

“你个老登！”

杜海在心里怒骂，当时恨不得真有一把杀猪刀宰了老王头。杜海憨是憨，但他承认感觉，他觉得说什么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感觉问题，砸了人家那么有名望的交响乐团的牌子。杜海更加勤奋地早起，玩命练功。他就不信自己找不到那种玄玄乎乎令他丢尽脸面的感觉。

杜海早晨练功，晚间忍气吞声地到艺术宫吹小号，使得原有的家庭生活规律完全乱套。石油新村离杜海单位 20 多公里，虽有通勤车，但通勤车比不得公共汽车，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稍一耽搁就赶不上。若在往常杜海也不觉得有啥问题。早晨六点起床，老婆做饭他叠被，六点多叫醒儿子，一同刷牙洗脸，六点半钟一家三口准能围着桌子用早餐。儿子临出门两口子总



忘不了嘱咐：

“过公路注意汽车！”

“上课注意听讲！”

再然后，两口子穿衣戴帽有条不紊。杜海替老婆拎上兜儿，老婆就为杜海弄弄衣领或捋捋头发，天天如此。事儿虽琐碎，但也乐在其中。但现在不行了。杜海每天早晨不到五点就得起床，夹着那支锃亮的铜玩意儿，得到大草甸子上去找感觉。晚间又要到艺术宫吹号，回到家已近深夜十一点。从早到晚，算起来时间加到一起达十八小时。杜海老婆说，咱不干了，这他妈简直玩儿命呢。杜海不以为然，大大咧咧对老婆说，没事，咱这身板抗造。一天早晨，杜海一睁眼已经六点多了，就冲老婆大发雷霆，怪老婆为啥不按点叫醒他。杜海老婆流着泪一下扑到他身上说，不干了，咱不干了，杜海，咱钱够花。杜海一把将老婆推了个趔趄，接着大吼：

“你懂得个屁！说，为啥不喊醒我？”

杜海老婆就再一次扑到杜海身上，将鼻涕眼泪蹭了他一脸，说：叫了，叫了，我叫了呀，可我叫不醒你呀。杜海鼻子一酸，搂住老婆也掉下泪来。

杜海本以为自己每天坚持练功，过老王头这关不会成问题，奇怪的是，在大草甸子上吹得好好的，怎么一照老王头的面就不行了呢？他总感觉着老王头那双细长的眯缝眼，带着一种冷飕飕的光，刺得他脊背发麻，一支曲子吹下来，自己也觉着不那么如意。那晚又是中场下来，老王头当众说：“咱们有些人名义上在搞艺术，要我说他妈的是在糟蹋艺术。”说着就用眼角余光斜了杜海一眼，又发着狠说，“白瞎了乐器不说，我跟着丢不起这人！”杜海眼里都冒绿光了，他恨不得立刻奔过去将老王头的脑袋拧下来。

“他妈的感觉呀感觉，我……”

杜海想过离开艺术宫乐队。出了艺术宫，他往哪个乐队跟

前一站，小号手的位置一准给他让出来。嗨！武林高手来了，你请，你请坐小号位置。可真正的高手是我吗？真正的高手、让人以艺术享受其中的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艺术宫乐队。所以，尽管杜海受尽窝囊气，他还是没有离开。他坚信自己受气的日子不会长久，但他又总觉着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把握着他；把他抛起来，又不让他双脚着地，嘿，这滋味。

艺术宫是一级舞厅，一级乐队，最近又实行挂牌制度，演奏员按水平分别佩带红、粉、白牌。老王头对杜海绝对照顾，说：“杜海，你自己掂量掂量，挂个什么颜色的牌好呢？”

杜海不吭声，狠吸一口气进腹且入下丹田，并用横膈肌索住，每天练号吹号，按分工打水扫地分乐谱。他自己给自己上劲；挺住，杜海你挺住。

那天杜海在单位起草一份报告，写着写着便趴在桌上睡着了，正赶上上级部门来检查。上级领导对单位头头说，要关心同志们的身体，把工间操恢复起来嘛；又心疼地拍着杜海的肩膀颇动感情地说，难得，难得。杜海找到了窍门，自那往后，每天处理完日常业务，他都在门上留条：“下基层”、“到局里报材料”，名目繁多，一天一换。其实杜海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大草甸子。歪打正着，年底单位评先进，大家说杜海辛苦，整天忙得见不着影，就杜海吧。杜海就是先进了。会上，杜海犯困，迷迷糊糊觉着有人捅他一把，接着一团东西便伸到面前，杜海一睁眼，见是个红本，便脱口而出：“我早该弄个红色的了！”害得大伙儿莫名其妙。

杜海朝思暮想要在胸前戴上个红牌。眼下经济好转，有个活动什么的都要庆贺一下，搞厂庆就是一种，这样杜海他们就更不着消停。也该着杜海时来运转，那次某厂搞厂庆演出，请了艺术宫乐队前去助威。说来也巧，那晚演出演着演着突然断电了，大礼堂里顿时一片漆黑，麦克风没一个能发出动静。天老爷，几个电声乐器傻在那里，老王头更是急麻了爪，只好听



任台下的喧哗和欷歔声。鬼使神差，绝对的鬼使神差，就在这时，杜海的小号响了。曲子的这部分本来没有小号的旋律，但杜海也弄不清楚自己怎么就吹起来了，且又那么是时候。他脑海里又出现了那天高地阔的大草甸子。他完全放开了，那激昂的音符里又出现了绿油油的小草，羞涩的野花，闪烁闪烁的露珠，上下翻飞啁啾的小鸟……他真真切切看到了那轮流光溢彩的太阳，它从地平线下一点儿一点儿拱出来，颤动着颤动着，倏地一下，便弹跃在碧空之上，于是，草地上那缕缕飘动的雾气，全都笼罩在一片鲜红之中，他为此落下泪来。

舞台灯光再度亮起来的时刻，台上台下响起了一片狂风暴雨似的掌声，观众全都像发疯一样，还以为那暗场不是因为停电，而是乐队故意制造的一种效果。平素总是阴沉着脸子的老王头换了一脸可爱的微笑，还走上前抱住杜海，像老外那样蹭了蹭他的脸，说：“杜海，这回感觉找到了，这回感觉找到了！”杜海却愣愣地站在那里，怎么也琢磨不透感觉这玩意儿是如何摸黑跑到他身边来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顺百顺。第二天晚间回到艺术宫伴舞，老王头破例让杜海吹了首小号独奏曲，名字叫《好时光过去不再来》。杜海很激动。他感激地瞅了老王头一眼，然后习惯地深吸一口气下入丹田。

杜海觉着这首曲子正是为自己写的。号声一响，他便完全进入无我境界，眼前又出现了那片大草甸子。他胸前佩戴着刚发下来的一级演奏员的红牌，因此，他很自信。

杜海回到家时，显得非常疲惫。老婆便心疼地说，喝盅酒吧，解解乏。杜海摇头。老婆又问，吃点饭，杜海仍是懒得回答。最后老婆说，那就趁早睡吧。杜海说，那就睡吧。

蝴蝶， 蝴蝶



柯红正在厨房做饭，见杜立光主动进来帮忙，就说，啥好事？知道你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香油。杜立光就笑。说，最近几天我可能忙点儿。柯红就用鼻子哼了声，说，你哪天不忙？杜立光说那咋的？两万五，什么小数！柯红面部表情明显一惊，她知道杜立光一激动说话经常串垄。就说，什么两万五？你能不能说清楚点。杜立光说咋还不清楚，为纪念油田开发建设 35 周年暨原油 5000 万吨稳产 20 周年庆祝活动，单位出资两万五为我举办个人画展，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柯红说明白了二百五，杜立光说，不，两万五。柯红说我明白，我是说你二百五。你个人拿多少？杜立光仍掩饰不住高兴地说，你你这是整哪去了。

柯红虽表面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内心里却也为丈夫高兴。本来嘛，丈夫在外出人头地，做妻子的自然脸上风光。她又临时添了两个小菜。杜立光一见这阵势也就没用谁让，抄过酒瓶，咚咚咚咚咚咚，为自己斟了满满一杯。挺谦虚的样子，说，你说咋搞的呢，过去咱们油田因为油出了名，如今又在文化界出了这么一批全国闻名的知名人士，你说说，这不名上加名了



吗。柯红很体谅丈夫地说，是呀，还不都因为油田出了个杜立光吗。杜立光一听这话有点味道，就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个小本本，往桌上一扔。说，咱哪行，才省级会员，比不了老杨、清雪、立纯他们。柯红扒拉下最后一口饭，撇下嘴说，啧啧，省级会员，了得！又接着说，明天你不用走路上班了，我跟你们单位领导说说，让给你派辆桑塔纳来。

至此，也许那天就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了。但那晚杜立光明显高兴大劲儿了（也是，一个人，又入省画协又办个人画展，放谁身上能不乐一下子呢。）就往柯红身边黏糊。柯红一把推开他，说，你别臭美！省级会员个人画展我不稀罕。接着就开导他说，你以后别尽往没用上使劲，不挣一分钱回来，名声再大在这个社会也啥事不当。你瞧人家李文满买卖做的，分店都开到沈阳、哈尔滨去了。

一提李文满，杜立光的情绪一落千丈。心想，你柯红这是咋啦？明知我不愿听到李文满这三个字，为什么偏提？过去还能绕开，今天这是怎么呢，特别是在这种时候？

杜立光说，你今晚成心不想让我乐呵是不是？

柯红也挺叫劲，说，我没说不让你乐呵！

杜立光说你是我老婆，就这么让我乐呵？

柯红说你乐呵别人就一定得陪着你乐呵？

杜立光猛地一下从床上坐起身，瞪着一双眼睛喊：“你为什么提那个狗东西？他分店开到狗屎堆里去，关我什么屁事！”

二

1971年，杜立光、柯红、李文满，从萨尔图火车站上车，咣当咣当来到了油田所属的北安农场参加招工前的劳动锻炼。柯红天真烂漫，嗓子金丝雀似的，叽叽叽的特别受听，就在厂

部当了播音员。念几段格丘山下红旗飘，革命青年志气高，田间地头学毛选哟，气死美苏帝修反。然后就放《我为伟大祖国站岗》等歌曲，活不累，可挺忙叨人的。

柯红对杜立光明显好感。最初几天总是拿着自己写的稿或在播音后找杜立光挑毛病。杜立光就挺大学问似的这这这应该这样，那那那应该那样地当起先生来了。听得柯红从心里往外热乎得不行。闲下来便给杜立光织毛衣、手套。柯红手巧，用钩针钩一窄条线网，再往杜立光衣领上一缝，马上就在全农场时兴开了。柯红也给李文满送去一个。李文满未收，说我戴它没用，一天就脏得洗不出来了。

杜立光由于在学校舞文弄墨，写大块字，一次还画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轰动不小。临毕业家伙事没舍得扔，便一同随行李带到了北安农场。没想到来的第一天便派上了用场。

一个自称我是你们连长的工人说，谁会写毛笔字？大伙儿就都嚷嚷杜立光。连长说今年咱们不搞扎根树那种形式了。扎什么根，不出一年半载你们就都回去了。你，他指向杜立光，写点喜兴的词，再做点拉花什么的，我已经派人炒了花生，暖上了冻梨，咱们先乐呵乐呵，等一上工，想乐呵恐怕你们也乐呵不出来了。杜立光在全体同学（当然包括柯红和李文满，还有外校的学生）羡慕眼光的注视下，很潇洒地完成了任务。之后便被留在厂部当上了写写画画的政工人员。

惨了点的当属李文满，一来便被分到了土建队。整天和泥脱坯盖房子，本不大的人，馒头一顿吃8个。杜立光笑，说，李文满你真成小饭桶了。李文满说你别站着说话不知腰疼！你来和两天泥，保准不比我差成个大饭桶。

当时的杜立光委实春风得意。整天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羡慕得众女同学整天围着他转，一时就把个柯红忘在脑后。有一次竟当着众多女同学面笑话柯红说，今后再念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时，千万别“昂制、昂制”的啦，引得众人“嗤嗤”笑。



柯红赌气，再也不去请教杜立光什么了。

李文满对柯红说，别生气了。其实你往正面理解他这也是好意，若往反面理解手段是显得有点恶毒。经这样一分析，柯红便又被气得嚤嚤哭泣起来。

一天清晨上工，人们一听喇叭里的动静，就都说，咋换人了？柯红上哪去了？这是啥动静，敲水缸似的。

李文满那几天挺忙。下了工也顾不得累，掉头就往播音室跑，专拣舒心话给柯红听，直到柯红脸上又透出活泛，他才肯回去歇息。

杜立光后来对柯红说，李文满那小子从小就不地道，不大个脑袋，整天琢磨人。稍不留神，就让他钻了空子。柯红说，要不人家咋能混成今天这样。杜立光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顺口说了一句，操！

那是一天傍晚时分，杜立光抱着一堆脏衣服来到柯红的播音室。不无挖苦地说，什么眼神，嗯？什么眼神！“什么眼神”他反复说了两遍，像是有啥说道。说完再无下文，扭头走人了。

柯红被震撼在那里。过后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和杜立光之间从没有什么信约和彼此间的承诺，怎么一在他面前自己就手足无措，一点思维也没有了呢？只是觉得轰然一声脑海一片空白。神差鬼使用在此时最恰当。也怪，一嗅到衣服上那熟悉的气味，柯红的感觉便回来了。洗着洗着柯红便洗出一腔愤恨，手下一使劲儿，那衣物变成了杜立光，让她随意搓来扭去，解气极了。再洗着洗着却又洗出了万般柔情，直到幸福地放声痛哭。

三

杜立光和李文满真正较上劲是李文满在单位当了组织部长

以后。杜立光的小姨子在油城偏远的地方当采油工，老岳母说杜立光你整天在机关做事，就不能将小妹调回来？老岳母觉着杜立光在机关办这事应该没问题，而杜立光也不知自己能力到底有多大，就说试试吧，但跑了一溜十三遭下来没办成。原来一见面挺亲热的哥们儿（姐妹），一旦有事求上门，脸面绷得都挺紧。都说后勤部门往前线调还好说，若前线往后勤调就难办了，这里有个稳定前线队伍的问题。还挺吓人地说杜立光你不想让哥们儿（姐妹）犯错误吧？杜立光觉着在老岳母面前掉面子，嘴唇上的燎泡一茬接一茬就是不见好。柯红心疼小妹，更心疼丈夫，就嗫嚅着对杜立光说，要不找找李文满？杜立光一怔，半天才说，你早就该找他了。

应该交代的是杜立光的老岳母了解李文满且很喜欢。抛开杜立光他们仨人从小一起长大不说，在柯红的恋爱季节，他俩几乎是今天你去柯红家一趟，明天他去柯红家一回。杜立光当时刚从北安农场回来不久，自我感觉一直良好，喝着茶水，一溜琴棋书画，白话得未来丈母娘直咂嘴，一个劲儿说，有才、有才。李文满则不同。进了门啥话不说吭吭哧哧，见啥活干啥活还从有限的工资里时不时买点礼品孝敬未来的老丈母娘。但姑娘大了不由娘，最后还是杜立光柯红成了两口子。

小妹的工作当然调成了。一家人李文满李文满整天挂在嘴上，杜立光一看自己在这家庭成了一块闲肉，从此便再也不蹬老丈母娘的家门了。

四

杜立光的父亲是油田老会战，虽没多少文化，却凭本事干到了工人技师的位置上。1987年除了嘴能吃饭说话，瘫在了床上至今。杜立光的母亲也由于劳累过度身体多病所以稍伺候不



周便满屋屎尿味。

常来打针的白大夫说，老杜头，你的那帮儿女都跑哪去了？这么大的味儿，呛得我睁不开眼睛，扎错了地方你可别怪我呀。杜立光的父亲要强了一辈子。眼下瘫在了床上也就得给人说小话，说，还得麻烦你来打针，等明儿我一死就全好了。天底下不孝敬父母的人，有，但杜立光认为不会太多。杜立光活到三十多岁佩服的男人就那么几个，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受父辈们的影响，眼下他手头正在创作一幅巨幅油画，主题便是反映父辈们的艰苦创业打天下的。他想在父亲活着的时候让他看一眼这幅画。他想父亲一定会高兴。

杜立光对柯红说，雇个人来伺候父亲吧。柯红说还是留着那点钱给你儿子交学费吧，之后便承担下了公婆的所有家务。杜立光虽然和父亲家距离不远。但又要上班，又要做两家的饭，且还要洗洗涮涮，一天下来，柯红累得也是一点力气没有。

杜立光眼里噙着泪水，就是没让它流下来，他对柯红说我们这个家拖累你了。

柯红说，你们这个家？那我是谁！

那天杜立光领着一名大夫回家给父亲打吊瓶，一进门，见吊针已经扎上了。杜立光问，谁给扎的？父亲未曾说话眼泪滚落下来。含混不清地说，柯红，柯红。便呜呜放声哭了起来。杜立光一把拽过柯红的胳膊，说，我说你手上青一块紫一块，你是拿自己练的？

五

1995年10月，在油田开发建设35周年暨原油稳产20周年，也就是杜立光巨幅油画《创业者》个人画展开展之际，杜立光与柯红离婚了。杜立光的父亲问，你要和柯红离婚？接着